

筱田节子 著



中原鸣子 译

女人的圣战

（菟丝缠梦的时代过去了，女人当自强！为了活出真正属于自己的新天地，她们要轰轰烈烈地“圣战”，勇往直前，无怨无悔。）



上海译文出版社



女人的圣战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人的圣战 / (日)筱田节子著; 中原鸣子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2. 6

(日本女作家都市小说系列)

ISBN 7-5327-2860-9

I. 女... II. ①筱... ②中... III.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4526 号

篠田節子
女たちのジハード

Text © 1997 by Setsuko Shinoda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97 by SHUEISHA Inc., Tokyo

Chinese (Mandarin) translation rights in P. R. China arranged by
SHUEISHA Inc. through Japan UNI Agency, Inc.

图字:09-2001-038 号

女 人 的 圣 战
〔日本〕筱田节子 著
中原鸣子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 国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375 插页 2 字数 262,000

2002年6月第1版 200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8,000 册

ISBN7-5327-2860-9/I·1654

定价:18.00 元

《女人的圣战》

筱田节子(1955——)。日本小说家。生于东京。东京学艺大学教育系毕业。曾供职于八王子市市公所。1990年登上文坛,1997年以《女人的圣战》荣获117届直木奖。重要作品有《神鸟》、《圣域》、《希夏邦马峰——神的宝座》、《夏季的灾厄》、《第四个神话》等,兼涉侦探、科幻、言情、恐怖、幻想等诸多领域。

同一保险公司的5位白领丽人在男人优先的社会中,凭借自己的双手去奋力开拓人生。

心心念念谋划着抓住高收入男子然后结婚退职的精明女丽莎,只为一个霄字了得,洗净铅华跟着他远赴穷乡僻壤的尼泊尔治病救人。家务能力为零的离婚女纪子,在逃离暴力老公探索自立之路的过程中,终与年长17岁收入稳定的公务员结婚当了专职主妇。年过三十善解人意的大龄女康子,为求购得自己的城堡而与黑社会斗智斗勇,却一不小心因为二百五十个番茄而牵起了姻缘的红线。凡事直言不讳的男人婆纱织,一心要留学美国靠英语谋生,却在看到直升机的一刹那改变了志向。工作能力出色的已婚女翠,为确保同在一家公司的丈夫晋级而不得不辞职,她趁机抓紧时间生完孩子,还得了一张保险经纪人的证书。一曲女性的声援歌、壮行歌,并不许诺女性以一个“甜美的梦”,而在她们背上猛击一掌,喝一声“前进!”

上海译文出版社
网址: www.shph.com.cn

责任编辑: 李建云
封面设计: 陈伟中

目 录

质朴	1
亚当的背影 I	24
城堡的主人	49
亚当的背影 II	77
出线	101
芝麻开门	125
头等舱的客人	155
上升气流	177
各人的春天	215
二百五十个番茄的夜晚	238
离陆	265
起降训练	293
三十四岁阵雨般的蝉鸣	316

质 朴

男人刚才就握紧了康子的手。他像要保护她不受任何人侵犯，紧紧地拉着她的手在涩谷拥挤的人群中穿行。

时节虽然刚到十一月中旬，可是风儿吹在脸颊上却冰冷无比。这个时期的寒流与严冬那种彻骨的冷不同，吹在身上会离奇地使人心焦。

男人粗大的手指渗出了汗。原先，在康子还年轻的时候，她一直向往着受到男性坚强有力的大手的保护。如今，已过三十的她，手被一个来自信州的男人冒汗的厚厚手掌握着，心里不由冒出了一股暖流。 1

每个人的手上都刻着自己的生活史，从手的形状上能判断出性格。康子暗暗想，自己能够同这只温暖有力、与都市男人截然不同的手牵在一起，一定是一种缘分。

两人站在路边等待信号灯变换时，斋藤康子向男人打听在信州的事，男人有些心不在焉地回答她。过了马路后，他们从时尚大楼 109 号前通过，在东急本店街的右端转弯，穿过两旁林立着饮食店的小路，到了井之头街，在井之头街上走了不到一百米，又拐进左边的小路，重新回到东急百货店前。就这样，两人顺着原先的方向继续向前走着，而他依然紧紧拉着康子的手。

看不出他有什么既定的方向,如果是散步,他的步伐未免嫌太快,有些急匆匆。也许因为他刚才所说的原因:还要参加农协^①的一个会,今天必须赶回信州。所以他才显得焦急。

十天前,同事翠邀请了康子,说她有个写剧本的朋友来东京了,不妨大伙儿一起喝喝酒。结果一共有五个人去了,都是康子工作的保险公司的女职员,大家常在加完班后一起去吃意大利面条,彼此算不上情趣相投,只是为了工作不得不在一起加班。

一听说那是个独身的男人后,三十岁的康子不由在心理上把自己排斥在外了,她既不兴奋,也没有期待,只感到是加班后通常吃的意大利面条换成了酒而已。

“同非白领的男人一起喝喝酒,也是一件新鲜事吧?”听惟一的已婚者翠的口气,好像没有其他的意图。独身的新锐剧作家,足够引起年轻女孩子的好奇心了。她们干完活,换上带花纹的连裤袜,在涂脂抹粉时显得特别认真,惟独康子却我行我素地穿上两年前邮购买来的驼色上衣和套裙。这衣服既耐脏又暖和,她总爱穿着上班。

2

五人一起到了约定的店后,发现狭窄的店内并没有她们想象的男人,而只见翠朝着店堂深处招了一下手,抬腿朝那儿走去。

宽敞的包厢座的一角,黯淡的灯光照着一个显得有些胖的男人,他蒙着汗水的脸上泛着油光,身着尼龙茄克坐在那儿。

大家顿时鸦雀无声,除了翠以外,四个女人面面相觑。

“这位是安藤雅也君,我跟他在文化中心的同一个写作培训班上课,老师对他的作品评价甚高,将来准备作为电视剧上演。”

翠向她们介绍时,三个年轻的女人间出现了意外、嘲讽和不满的气氛。

① 农协是日本农民的联合组织。——译注(下同)

其中一个女孩子把他从上往下打量了一番，嘴里甚至还嚷嚷：“真的吗？”她就是前年才从四年制大学毕业的纱织。记得当初她进公司没多久，就对着康子问：“你呀，既然没有改成综合职^①，又不像要结婚，到底对自己的人生有没有目标呢？”康子当时被问得傻了眼，她明白发火也是白费，再说康子从不对这种愣头愣脑的新职员吹胡子瞪眼。

当年和康子一起进公司的女人差不多都结婚退職了，极少数人作为综合职被派到组织开发和调查的部门去了。惟有康子仍默默地做着辅助性的工作兼端茶倒水，公司遇到了紧急情况她便毫无怨言地参加加班，还常在更衣室里耐心地听年轻女职员哭鼻子发牢骚。谁都不把她当回事儿，可是一旦她请假了，大家顿时便觉得很不方便。没有人在背后说她坏话，也没有人拿她当话题。如此，转眼间她便到了三十。她从来也没有白费心思地想过所谓人生的目标或计划。

那个男人一瞬间显出了尴尬，他还没有开口，就被纱织大声质问“真的吗？”康子静悄悄地在一边观看，她其实挺同情这个男人，也为眼前这个局面感到提心吊胆。

翠拍了一下安藤的肩膀道：

“你们觉得他不起眼吗？可是论才能，我不得不承认完全得输给他。现在他只不过还在起跑线上，在不久的将来，他一定会成名。”

翠的宣传很完美。她虽然在公司没有弄上什么带“长”字的头衔，可是在同事之间却很有号召力。

康子坐在最边上，位置离雅也最近的是丽莎。她长着纤细娇小的身材，带蝴蝶结的中间色系的套装与她很相衬。她涂成淡粉

① 综合职相当于管理干部，比相当于普通职工的一般职工工资高。

红色的嘴唇上浮现着笑容：

“您现在用什么方式维持生活呢？家在哪儿？假日怎么度过？”

她抬手撩起精心护理过的长发时，会散出一股淡淡的古龙水的味道。但是，她那甜蜜嗓音提的问题和观察男人的目光却十分地尖锐。

丽莎不久将满二十四岁了，她声称无论如何明年必须结婚。她说岁数越大条件越差，女人还得生孩子，二十五岁是女人结婚的一个界限。不过她很聪明，在康子面前从不谈这种话题。

有了这样的打算，观看男人的目光自然会变得苛刻。

雅也挺认真地回答说，在信州的老家经营园艺农业，在能够以写剧本维持生活之前，先以此糊口。

丽莎虽然热心地点头感叹，目光却渐渐地冷淡下来。康子在旁边听了，却对他油然而生好感。

接着话题一变，从电视剧扯到明星和文艺界，大家都开始兴奋了。雅也穿着茄克和化纤长裤，令人无法想象他和那个华丽的世界会有关系，但康子见他仍保持这样的朴素，觉得他格外具有理性的魅力，刚进店时她觉得他带有中年人的气质，现在的印象渐渐好了。

雅也的视线也朝她扫来。虽然他身边坐的女人都比康子年轻、更有魅力，可他的视线和语言却从她们身边越过，向着被粉底霜掩盖着暗淡皮肤的、只和同龄的翠说着话的康子投来。康子察觉后怀疑是自己多心，便避开他的目光，起身去了厕所。

从厕所回来后，她看见雅也挪到她的座位边了。他抬头向站着的康子欣然一笑，点了下头。他刚才看上去油光光的圆脸在此刻却露出了少年般的稚气。

“原来你喜欢成熟的女性呀！”翠向他打趣，雅也丝毫不觉尴

尬地应道：“已婚的人可不行哟！”

雅也对康子闭口不再提刚才的文艺界话题，看样子他断定康子对明星们的事没有兴趣，因而热情地谈着他近来看的感受挺深的电影和书。

后来他说起老家八岳山麓的冬季严寒。一家人住着古老宽敞的房子，清晨起床后会发现室内结着冰。不过那儿有美丽的晴空、新鲜的空气，还有怀着纯朴心灵的人们，和东京全然无法相比。他是长子，在自家的温室里种着花。小玫瑰和梗子长长的龙胆的新品种已经能收回成本了。重要的是，雅也说话的模样也不像在吹嘘。

“干园艺农业的活儿虽然累，看到长出花蕾的时候却很高兴。温室里到处飘逸着甜蜜的香味儿。百爱神什么的，那些名牌的香水虽然挺招女孩子们喜欢，可是和花儿的香味比只是些臭水。斋藤，你好像没有抹香水，是不喜欢吗？”雅也的脸朝她凑近了些。

他用姓来称呼康子，给她留下了有礼貌的印象。

“我从来不买香水一类的东西。”康子略有些尴尬地说。

“你和我家温室种的龙胆的香味挺配。”

康子听了暗暗一惊，望着雅也的脸。我家温室龙胆的香味……我家温室的……作为爱慕的暗示，这话听上去有些沉甸甸的。

雅也压低了嗓音向康子打听电话号码，康子犹豫了一下，觉得没有拒绝的道理，只是不理解他为何单单挑中了她。

那天夜里同大伙儿分手时，她仍然有些将信将疑。第二天，雅也打电话到公司找她，约好了在今天碰面。

穿过站满了三五成群的小青年的繁华街道，两人来到了东急百货本店的前面。他们转来转去又回到老地方了，这已经是第三回到这儿了。

“找个地方进去吧，别老在街上走了。”康子说。

她没有被雅也握住的那只手已经冻得冰冰凉了。雅也听了她的话，更使劲地握住了她的手。

“我指的是到店里去。”她明白他是误解了，涨红了脸解释道。

“瞧，正在搞朴素派画展呢！”看见设置在百货店里的美术馆的广告，康子拽着雅也进去了。

自从两年前同交往的男朋友分手后，康子再没有同任何人约会过。可是她脑子里却还记着应该先参观展览会、水族馆或看电影，然后去适当地喝些酒的程序。

雅也跟着她，看样子兴趣不大。康子在售票处买了两张入场券，雅也拿给她值一张券的钱，康子没有接受。

今天虽是假日，美术馆里却空空荡荡；美其名曰朴素派画展，其实净是些粗糙的绘画。可是康子却被虽然幼稚却令人感到温暖的手法和“朴素派”这一名称吸引了。

6

第一次见面后，雅也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要打来电话。话题都是关于他在信州的家的模样、栽培的花等等。大前天她还通过电话和他母亲交谈了一番，雅也的母亲在电话里欢迎她到乡下玩，老人的话语虽然带有乡音，听着却让人觉得心里暖洋洋的。昨天，他还寄来了剧本的复印件，里面写的是一个充满古老时代气息的、看了让人想哭的、温柔朴素的爱情故事。

“嗨！那个写剧本的男人呀，对你非常中意呢！”前天下班后，纱织在更衣室里试探康子。

“他把我当做老大姐，能畅所欲言呀！”康子笑着敷衍道，心里确实也没有生纱织的气。

一个男人并没有被年轻、漂亮、表面聪明的女人所迷惑，而能看出人的真正价值，康子体会到这一点，觉得既快活，又骄傲。

“你喜欢那样类型的男人吗？”

听纱织这样问，康子毫不犹豫地答道：

“嗯——他非常 naive……”

纱织听了立刻惊讶地扬起了眉毛。

“你的话是赞扬他吗？naive 的意思，你恐怕还没有弄清楚吧？”

“质朴的，纯粹的……”

“傻瓜的意思呀！就只是傻瓜，在国外，除了愚弄人以外，并不使用这个词。”

“这里是日本呢！”她说完愤然离开了更衣室。

关键不是为了 naive 这个词，也不是为她自己，而是觉得雅也被贬低了，所以她气鼓鼓的。

时至今日，康子站在美术馆望着朴素派的画展，更加由衷地感到不论纱织怎么说，雅也仍是 naive 的。

馆里贴有对朴素派的介绍，几乎每位画家都有各自的职业。维维安是公务员，赛拉菲是女佣，那个波沙则是园艺家。看着眼前波沙的画，她感到它虽然不是写实，却并不难懂，令人心灵宁静。

7

“我说……”雅也的样子有些闷闷不乐，“咱们走吧。”

康子不知自己是否惹他不高兴了，歪着脑袋想不出究竟。

“我有点不耐烦了。”

可是他们才刚刚进展馆呢。

“我对绘画没有多少兴趣。”

真是老实人说老实话，康子心想，既然如此，干吗不早说呢？她在心里暗暗嘀咕。

两人出了门，恰是中午。雅也依旧牵着康子的手，在人行道上走着，他们重又在老地方转悠开了。

“咱们一起去吃饭吧。”康子寻思着他如此心神不定，一定是

因为肚子空荡荡的缘故。

雅也点了点头，领着康子走到道玄坂后面一幢楼的地下餐厅走去。餐厅是一家卖烤鸡肉串的店，空气中飘着油烟味，地上还堆着一摞纸板箱，并不适合男女约会。

康子环顾了一番，并不见店里有成对的男女。

“这个很好吃。”雅也说着指了指一种烩饭，价钱是五百八十日元。

她有些无奈地按他说的要了，饭不一会儿就送上来了。

“瞧，这么快就送来了，马上就能吃到，多好呀！”

康子听了心里很不舒服，明明自己是来约会的，为什么得在这种地方吃这种五百八十日元一份的烩饭？

可是，饭吃到嘴里，她觉得味道的确不错，远胜于加班后去吃的意大利餐厅里的面条。看来关键的不是气氛和表面的景象，而是味道，雅也对此自有见地。

康子才吃了两口，转眼看见雅也已经快吃完了，心想他果真饿了。

8

“真快呀！”

“我已经习惯了。干活的时候根本没时间静下来慢慢吃午饭。晚饭也必须快吃，然后赶紧坐到书桌跟前，否则就别想有时间写剧本。”

“原来是这样……”

对不起——她在心里暗暗道歉。康子了解到雅也满是拼搏的生活方式。和他相比，她觉得自己都到了这个年纪，还在慢条斯理地当着平凡的女职员，实在没有出息。想到刚才还对他不满，她暗觉羞愧。

付账时，康子拿出了自己的一份饭钱，雅也没有拒绝，他到柜台前去算了账。走到街上，雅也重又紧紧握住了康子的手，两人

开始在道玄坂上漫步。天空虽然晴朗，北风却更加寒冷了。

雅也猛然带着她拐进了小巷，这是一条两旁情人旅馆林立的巷子。总不至于……康子的手被握得更紧了。

“别，我讨厌！”她慌乱地想从这儿脱身。

她并不是讨厌雅也，虽然他个子矮、腮帮子有些松、和她认识没多久，可她并不是想完全拒绝他。

她讨厌的是园山町的情人旅馆，这里不是过了三十的女人来的地方，况且还是大白天，作为两人初次幽会的地点，这儿未免显得太低俗了。

“别去，我怕被人看见。”

康子直缩身子，雅也却很强硬，紧紧抓着她的手，可能因为他年轻，所以更任性。

“我喜欢你，我这是真心的。”

“别这么急……不能这样……突然就……”

“我今天得赶回去呢！”

“可是……”

“我是真心诚意的，等不及你来信州的日子了。”

信州？

“你的意思是……指结婚的事？……”她意外极了，不由问道。

“如果没有结婚的打算，我也不会和你交往了。”

康子倏地感到浑身无力。难道会有这样的男人？在涩谷的道玄坂后面的情人旅馆街上，边往旅馆的自动大门里拽她，边向她求婚？

可是话说回来，难道一个男人在大酒店的咖啡厅里说“我是不是可以向你打听一下你的戒指尺寸？”就一定好？

在圣诞夜前夕竞相订饭店房间的男人就好了吗？

还有些男人推卸责任时声称有比结婚更重要的事业要干,扭过身去却偷偷地和别的女孩子订婚。

“你以为我找你是为了玩?我要怎么解释才能让你明白?”雅也的话语里饱含着悲壮感。

和他相反,康子的心情却变得平静安详了。她早已经过了追求男人的容貌、身份和表面温柔的时期了。质朴而纯粹的男人,一往直前,懂得女人的真正价值,除此之外,她还指望什么呢?想着,康子半推半就地跟着雅也进去了。

门厅里的墙上贴着每个房间的室内照片,雅也朝它们凝视了一会儿。康子抑制着羞怯,隔着他的肩膀也一起跟着观看。房间的式样和底下标示的金额各有不同,雅也对着其中之一伸出手摘下了照片边的钥匙。

康子吞了一口凉气。

标准型房间,顶顶便宜了。他刻意不求虚荣?还是真没钱?她想说:“我出一半钱,找个最好的房间吧?”可是觉得实在开不出这个口。

10

她耷拉着脑袋上了电梯,这真是一个寒酸的情人旅馆,而且选了最差的房间……她觉得一股凉气直往心里钻。

两人进了房间,雅也背过手去锁上了门后,抱住她并把嘴凑了上来。他贴在她身上的腹部和胸部软软和和,只有一部分是硬的,给人一种奇异的感觉。康子不由把他同以前交往的那个男人瘦骨嶙峋的身体作比较。男人其实是一回事,肌肉发达的、高个的、在女人面前装得像模像样的,无论他们嘴巴上说得多么动听,其实都喜欢年轻、漂亮、性感的女孩子……

雅也迫不及待地解开康子大衣的纽扣,随后连她里面及更里面的纽扣也解开了。

“慢着!”

大衣、上衣和化纤衬衣套在一块落到了她脚边。

“我说，慢点行不？……”

康子急切想从他的胳膊里挣脱出来，但身体被紧紧搂住，动弹不了。

裙子、连裤袜和短裤，依次都被褪下来了，这样简直和强奸差不多了。

“哎——起码先得冲个淋浴什么的……”

“用不着那么啰嗦……”

“真坏！”她小声叫唤着，雅也根本听不进去，一把将脱光的康子按倒在床上，便也把自己的外套和毛衣及衬衣脱了甩在一边。

这不是开玩笑！康子想把零乱地落在地上的衣物拾起来，从这个房间逃走。她觉得浪漫也要有个分寸。

但是雅也一点也不松手，按住她的身子，既没有接吻，也没有其他种种，径直便进入了。

这样未免太过分了！

康子既惊讶又愤怒，几乎连话也说不出来了。虽然第一次见面时她就明白，他尽管年轻却已是大腹便便。在康子疲倦的腰上，11那晃来晃去的脂肪块的感觉，一点男性魅力也没有。

他袜子上的脚汗臭味直冲她的鼻子。先去洗个淋浴，真是该死的。真无法容忍！她睁开眼望着他的脸。嘀嗒一下，什么东西掉进了她的眼里，是他的汗！挂满了汗水的雅也的脸直朝她逼来，她忙紧紧闭上眼睛，心里直想哭。

他呻吟的声音渐渐平息了，最终安静了下来。

快下去吧！沉死了！

她在心里狠狠地咒骂着时，雅也却满脸感激涕零地向她凑来。

“我喜欢你，康子，真喜欢，太喜欢了！”